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四

長洲陳奐學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疏

鄘邑名古作庸逸周書作雒篇云武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漢書地理志云庸管叔尹之是庸在朝歌東矣又逸周書言中旄父字于東孔晁注云中旄父代管叔此與地理志盡以抑庸封康叔不合鄭作詩譜依據逸書故有後世子孫稍併抑庸之說且以管蔡霍爲三監俱與羣經不合或又謂左傳稱康叔取於有閭之土以供王職閭與庸聲相近如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所以爲康叔身取庸邑之證抑又不然杜預云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攷昭九年左傳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卽此也不得以庸爲閭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蚤歿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疏史記衛世家

共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五十五年卒攷衛武公元年周宣王之十六年至平王十三年卒計在位五十五年與世家合國語稱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懿自儆則其卽位年已四十矣其伯又爲武公兄與序云蚤歿並戾索隱云大史公採襍說而爲之記是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中髡彼兩髦實維

我儀傳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

也之外矢靡宅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外信無宅

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

天謂父也傳此卽柏舟傳汎汎兒汎汎汎也中河河中

此卽句之例也舟汎汎然興婦人夫不在

無所適從河中河側言其守義之所自處○詩言兩髦
故傳謂髦爲兩髦之兒釋文無之字云髦本又作仇玉
篇影部髦髮坐兒又人部引詩髦或作仇說文髦髮至
眉也从影攷聲詩曰就彼兩髦或省作髦髮仇就同
本字髦假借字許云髮至眉本傳義也髮至眉爲子事
父母之飾者禮記玉藻篇親沒不髦喪大記及儀禮既
夕記皆有說髦之文鄭注云兒生三月鬻髮爲鬻男角
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
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
形象未聞內則總拂髦注亦云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
其制未聞也案子事父母有總有髦總以收髮結之髦
卽髮之所結以垂爲飾髦收取他髮爲之兩角故兩髦
坐飾至眉其形象也鄭未治毛詩故云未聞耳齊甫田
傳云總角聚兩髦也兩髦在角故以角爲兩髦其義同
也實當作寔寔是也寔維亦曰時維寔時皆是也維猶
爲也儀匹爾雅釋詁文王文王有聲傳匹配也皇矣傳配
媿也○矢誓靡無皆釋言文靡無聲之弁侈耳旄丘皇
皇者華文王皇矣烈祖傳竝以無字釋靡字之至一聲
之轉之夙矢靡它此其美自誓之詞傳乃先釋矢靡後
釋之逆經作訓云至己之夙以釋之夙二字信無它心

以釋靡它二字以申明其自誓如此也諒信爾雅作亮與諒同傳云母也天也尚不信我言不信我之無它心也只與也同義母天連言故傳又申明之云天謂父也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貳尊也列女傳母儀篇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杜預桓十五年左傳注亦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案此天父謂婦人之未嫁者也其姜未嫁天父既嫁則天夫共伯夙其姜無子義歸宗故又天父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是女子既適人而出則爲父服三年與女子在室爲父服三年者同故婦人既嫁而反從天父之義乃得評父爲天也經先母後父者先親親而後尊尊

沉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傳特匹也之

夙矢靡慝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疏特爲奇又爲耦匹爲

耦又爲奇二者義相因釋文引韓詩作實維我直云相當值也毛韓字異義同○民勞傳訓慝爲惡此訓慝爲

邪者各隨文解說也靡惡卽無
邪上章傳所謂信無它心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

不可道也

疏

公子頑宣公庶長子昭伯也君母惠公母
宣姜也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
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

傳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

埽去之反傷着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傳中冓內冓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傳

於君醜也

疏

將仲子傳牆垣也
云所以防非常者

兼明興義也茨蒺藜爾雅釋草文郭注云布地蔓生細
葉子有三角刺入說文蒺藜疾藜也引詩作牆有蒺藜本
字蒺藜假借字蓋疾藜合評之曰蒺藜也後人加艸耳蒺藜從
艸虞翻注易以蒺藜爲木云欲埽去之反傷牆也者此

合下二章以釋經不可之義正義云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掃而去之欲掃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中葺內葺義未詳中葺與牆對稱牆爲宮牆則中葺當爲宮中之室說文葺交積材也構葺也應劭注漢書云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構與葺同堂當作室凡室必積材葺屋故室內謂之內葺毛意或當如是箋云內葺之言謂宮中所葺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鄭以葺爲構成恐非此詩毛意周禮媒氏注云陰訟爭中葺之事以觸法者引此詩爲證亦不以葺爲構成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葺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玉篇葺夜也詩曰中葺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葺漢書文三王傳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晉灼注云魯詩以爲夜也韓魯義同傳文於君醜也上奪醜字十月之交傳醜惡也此醜亦爲惡下章傳云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葺之言不可詳也傳詳

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疏襄除釋言文出車同說文

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褻除與解衣義相近悉粹傳除去也不可除言不可去也詳訓審詳與讀義相近讀者抽繹之詳者審悉之也釋文引韓詩揚猶道也韓詩作揚與上章道同義云長惡長也者言君之惡甚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傳

讀抽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疏傳文東而去之上奪

東字經言場傳云欲場去之經言東傳乃云東而去之皆是申明經義二章言除即去也方言云抽讀也讀抽互訓辱為辱君猶醜言君醜長言惡長亦是申明經義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

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疏箋云夫人宣公夫人惠公

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

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

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

不潤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子之不淑云如

之何傳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疏詩三章以君子偕老

之醮終身不改之義偕俱也偕老俱老傳言后夫人能

與君子俱老宜居尊位服盛服所以總釋三章而又與

序相發明也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者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爲作也爲副編次謂作

副必以編髮次第爲之也編讀爲辨次讀爲髮說文髮

用梳比也用梳比謂之次以他人髮而梳比之是謂之

編次傳言編髮卽本周禮編次爲訓鄭司農注云副者

婦人之首服仲師不爲編次作解則與毛意合矣唯鄭

注以副編次爲婦人三等之禮服與毛不同云笄衡笄也者追師追衡笄此傳所本也鄭司農注云追冠名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紃紃紃索男子冠無笄而冕弁有笄冕笄用衡笄以玉爲之所以維持冕也婦人有副笄有纒笄維持纒者謂之纒笄維持副者謂之副笄副笄用衡笄纒笄不用衡笄衡笄亦以玉爲之笄下懸瑱笄上爲珈飾說文笄簪也先首笄也俗作簪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儀禮喪服傳吉笄尺二寸又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鄭注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擗頭矣檀弓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然則噉笄長尺吉笄長尺二寸折去笄首當折去二寸吉笄有首首有飾珈卽飾也珈與副同義衡笄有珈乃得爲副副者以飾珈而名之所謂別尊卑也夫人六珈王后制未聞說文無珈字大玄蒼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笄王涯以笄爲珈音加○傳文行可委曲下蹤迹二字當衍正義云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又云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是正義本無蹤迹二字釋文云委委行可委曲蹤迹也然陸不爲蹤迹音釋則釋文舊本亦無蹤迹二

字行可委曲謂之委委德平易謂之佗佗傳與羔羊通
文變而意實同羔羊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蛇與佗通
羔羊從字與此委曲字是釋經之委字委委字羔羊迹
字與此平易字是釋經之蛇字佗佗字羔羊委蛇委
曲自得之兒委曲二字即本此傳訓今各本此傳委曲
下依羔羊傳增入蹤迹二字則與平易義複爲不可通
矣幸正義本未誤可據以訂正爾雅委佗佗美也韓
詩委委佗佗德之美兒韓渾言之毛析言之傳言無不
容潤者釋經德如山河之義○象服猶禼服之以此畫繪爲
也象古禼字說文禼飾也象服猶禼服之以此畫繪爲
飾者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有禼衣鄭司農注禼衣畫
衣說文引周禮曰王后之服禼衣謂畫袍禮記玉藻篇
亦云王后禼衣夫人揄狄其夫人而服禼衣猶雜記謂
之寢衣歟明堂位祭統君卷冕夫人副禼又祭義君皮
弁素積夫人副禼案此皆夫人有禼衣之證葛覃傳婦
人有副禼盛飾則毛亦謂盛飾有禼矣上文傳云副者
后夫人之首飾則象服亦后夫人之飾故云尊者所以
爲飾后夫人有副必有禼副有珈飾禼亦有畫飾其尊
卑之數未聞也詩首章言禼二章言翟三章言展鄭注
禮以禼衣唯王后魯及二王後有之衛爲侯國夫人不

得有禕故箋謂象服爲卽二章之翟三章之展又不數
在象服內僖九年穀梁楊士勛疏解詩象服爲象笄正
義云象骨飾服與之同誤則以象服爲首飾與上文副
笄六珈解義重複箋疏說恐未是○傳云有子若是釋
經子之二字之猶是也云可謂不善乎釋經不淑如之
何五字云語詞也不淑如之何如之何不淑也正義云
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也禮記雜記篇如何不淑鄭注
云如何不善如何者若何也如之何者若之何也莊十
一年左傳若之何不弔猶云如之何不淑
也弔淑皆善也如與若竝與柰字同義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衿翟闕翟羽飾衣也

鬢髮如雲不肩髻也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肩絮

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傳瑱塞耳也掃所以撻髮也揚

且之皙也傳揚肩上廣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說文玼玉色鮮也因之爲凡色鮮之稱追師疏引傳

玼鮮明貌與今本作鮮盛異內司服揄狄關狄爲王后
六服之二夫人與王后服同故傳以揄翟關翟二者釋
經之翟也玉藻襍記皆云夫人揄狄詩釋文揄字又作
揄狄本亦作翟說文作揄翟與今本毛傳同揄正字揄
假借字翟正字狄假借字卷大記夫人以屈狄玉藻君
命屈狄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毛傳亦作闕云羽飾
衣者羽字卽承上兩翟字則羽卽翟也飾猶畫也飾衣
畫衣也說文揄字下云羽飾衣正本毛詩說鄭司農注
云揄狄關狄畫羽飾司農治毛詩言畫飾尊卑以爲飾亦
與毛不異也翟雉名揄關皆衣名其畫飾尊卑之次未
聞也揄之爲言揄也揄猶揚也關與屈竝有短義或關
翟畫短羽而揄翟則畫長羽歟鄭注周禮記皆以揄
爲搖雉揄翟刻繒而畫關翟刻繒不畫與毛不合而其
以畫羽爲飾則與毛許先鄭皆同孫毓以毛傳羽飾衣
謂眞以翟羽飾衣刺毛申鄭正義本之則誤解傳義矣
之爲句中語助其之翟其翟也其之展其展也揚且之
皆揚且暫也揚且之顏揚且顏也之皆語助無實義○
傳鬢黑髮下追師疏引無也字昭二十八左傳皆有
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充可以鑑名曰玄妻服杜注皆
云美髮爲頸詩作鬢傳以黑髮釋鬢正本左傳黑髮必

美長故云如雲言美長也說文彡部彡稱髮也引詩作
彡或作鬢眉鬢髮也谷風同鬢追師注引詩作鬢說文鬢
髮也或作鬢髮鬢也正義引說文作髮益髮也箋鬢髮
也不絜者不用髮爲善禮記斂髮母鬢左傳以爲呂姜
鬢莊子禿而施鬢鬢假他人髮爲之副亦假他人髮故
鄭以髮鬢爲首飾其實首飾謂之副又謂之被不得謂
之髮鬢也○淇與傳充耳謂之瑱充者塞也故瑱又謂
之塞耳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黠統統塞耳所以弁聰
也盧注引禮緯含文嘉以縣統坐旒爲閉姦聲弁亂色
傳謂瑱爲塞耳者義取諸此也周禮弁師諸侯纁旒皆
就玉瑱玉笄鄭注玉瑱塞耳者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詩
日玉之瑱兮或作眞案婦人亦有笄故亦有瑱笄爲玉
笄故瑱亦玉瑱張惠言儀禮圖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釋文掃勃帝反
掃他狄反本亦作掃又作掃疑掃卽掃之省傳作掃謂
掃卽掃之假借掃所以掃髮淇與傳會所以會髮二者
同事會亦作膾說文云膾骨也此篇傳許說正可申明毛
也會髮本淇與傳而掃卽本此篇傳許說正可申明毛
訓也鬢髮以象骨爲之男女將冠笄者先櫛髮而後以
粗束髮是謂之膾亦謂之掃男子象掃爲會髮之用女

子象掃爲鬪髮之用而又佩之以爲飾葛履傳云象掃所以爲飾○傳云揚眉上廣揚廣疊韻眉上近類與下章傳廣揚而顏角豐滿同義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揚兩詩揚字同也襄十七年左傳澤門之皙邑中之黔黔爲黑則皙爲白又昭二十六年左傳白皙鬢須眉傳云皙白皙義本左傳皙從白與皙從日者別胡然皆問詞也古而如通用常武而震而怒今本作如都人士坐帶而厲內則注作如傳釋而天尊之如天而帝審諦如帝正爲全詩而如通訓鄭注內司服引詩云言其德當神明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絢是繼袷也傳禮有展衣

者以丹穀爲衣蒙覆也絢之靡者爲絢是當暑袷延之

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揚視清明也揚且之

顏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也

美女爲媛疏詩小學云按第二章第三章古本皆作玼兮三章傳箋皆不釋瑳字又周禮注引詩

玼兮玼兮其之展也可證也玼瑳異部而音近如賓之
初筵倜倜或爲安斐此篇二三章玼字皆一本作瑳釋
文二章玼兮引沈氏云本或作瑳取後乃分別以玼屬
二章瑳屬三章而德明據之○說文襲丹毅衣从衣聲
聲玉篇同今字通俗作展釋文引馬融毛詩注亦云展
色赤竝與毛同唯鄭司農注周禮展衣爲白衣仲師治
毛義多同毛此白衣疑有誤箋云展衣豈白展衣字誤
禮記作禮衣鄭依玉藻襍記喪大記作禮釋名云禮衣
禮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與鄭同案內司服王后六
服禕衣揄狄關狄鞠衣展衣緣衣辨外內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緣衣禮記明堂位祭義祭統言夫人禕玉藻襍
記言夫人揄狄喪大記言夫人屈狄是外命婦亦有此
三服內司服於辨外內命婦服不數之者略也蓋禕衣
揄狄屈狄三者有畫文爲婦人加上之服猶男子之冕
服也鞠衣展衣緣衣三者無畫文猶男子之朝服也故
鄭注書大傳云展衣朝服也夫人日視內朝纓弁而不
加副展衣而不加上服故夏時展衣卽覆於纓絛之上
不更復有中衣矣箋展衣夏則裏衣纓絛正義謂覆彼
纓絛之上是也說文冢覆也蒙與冢通葛覃傳葛所以
爲絛絛精曰絛纓曰絛此傳云絛之靡者爲纓靡古靡

字縞於給較細而縷尤縞之極細者也云是當暑祔延
之服也者以釋經是繼祔也句說文褻私服引三家詩
作褻祔衣無色引毛詩作繼繼即褻之假借字祔延當
時語延古延字論語鄉黨篇當暑祔縞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皇疏云若在家則裘葛之
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客皆加上衣當暑祔縞可
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
案詩之縞縞是當暑之裏衣其上覆以展衣覆猶表也
展衣亦婦人之上衣對縞縞裏衣言也○傳清下奪揚
字依後箋補後箋云兩揚字當有二義清揚之揚必非
亦謂眉上傳文當作清揚視清明也猗嗟美目揚兮揚
即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說詳猗嗟篇
猗嗟傳云目下爲清即此詩清之義玉藻云視容清明
郊特牲云目下爲清即此詩清之義玉藻云視容清明
文揚下各本奪且之顏三字依小箋本補正云廣揚而
顏角豐滿七字作一句讀揚謂廣揚與上揚字不同上
揚字指目此揚指頰廣揚即頰人傳所謂頰廣而方也
說文注云顏角蓋指全額而言中謂之顏旁謂之角由
兩眉間以直上皆得謂之顏醫經頰曰顏曰庭是也國
語角犀豐盈亦角謂旁犀謂中案傳蓋以廣揚釋揚以

顏角豐滿釋顏以而字代且字揚且之顏言揚而顏也
揚且之哲言揚而哲也之爲語助美且仁美且好猶言
美而仁美而好也昌而熾昌而大猶言昌且熾昌且大
也凡全詩中且而同義者可依此傳類推○展誠雄雉
同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援也引
詩邦之媛兮釋文引韓詩作援云助也箋媛者邦人所
依倚以爲援助也許鄭竝兼用韓詩義詩小學云按此
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邦之媛兮箸正
義引孫就故曰玉之瑱兮皆古
本之存於今改之未盡者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成二年左

盡室以行申叔晚過之日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禮記樂記篇桑閒濮
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
止也此竝與序說合漢書地理志亦云衛地有桑閒濮

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
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云誰

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

期之地淇水名也疏爰於爾雅釋詁文釋詁又云爰于

言于釋詩或言爰或言曰爰于曰於四字皆語詞爰采

唐矣矣爲起下之詞爰與下文云誰之思之云竝爲發

語之詞此傳爲全詩爰字發凡也縣傳爰於也於於是

也二傳訓同意別唐蒙菜名唐一句蒙一句傳釋唐爲

蒙說本爾雅釋草而又申釋蒙爲菜也名字疑也字之

誤爾雅蒙王女郭注云蒙卽唐也是蒙又一名王女矣
毛傳不言唐蒙爲女蘿則與女蘿爲別物疑今本爾雅
唐蒙下衍女蘿字說文蒙王女也段注云王或作玉誤
○沫衛邑沫者衛之下邑衛之世族有會采於沫者周
禮所謂都家鄉邑也沫北沫東沫鄉之北與東也書酒

詔明大命于妹邦馬融說謂妹邦即牧野說文云母朝
歌南七十里地衛都朝歌沫爲衛南郊邑名去朝歌七
十里在遠郊外矣沫妹牧姆字並通用正義謂沫即朝
歌失之姜姓大嶽之苗裔孟姜孟弋孟庸皆世族之妻
期要送是惡行也傳云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者此總
釋全章之義○桑中地即衛之桑間禮記注云桑間在
濮陽南郡國志濮陽縣下劉昭注引博物記注云桑中在
中案濮陽在今開州南又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桑中郭
注桑林之中此非地名也上宮地未聞淇水名泉水同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
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澗
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又河水注
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澗志
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有一丈自淇口東地
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
北入處也案今濬縣即黎陽地遮害亭在縣西十里淇
之上即淇水口也衛之世族居於沫在淇口之西取姜
氏弋氏庸氏之女皆在淇口之東此思女之愛厚於我
從濮陽之南送至黎陽淇口也氓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亦女送男之詞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弋讀爲姒春秋定姒

穀梁傳作定弋姒姓夏之後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庸姓也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庸姓也未聞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笱之言不踰闕則此爲刺詩明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人之無

良我以爲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疏鶉說文作雉云雉屬也此詩之

鵲與伐檀之鵲宜爲一物匹鳥也故釋鳥鵲其雄謂
牝亦以雄雌匹言之鵲鳥有班文其色不純若四
月之鵲乃嫩之省嫩爲鷲鳥鷲鳥不雙則此鵲之非嫩
明矣鵲今謂之乾鵲卽季冬架巢之鳥傳云鵲則奔奔
鵲則彊彊然不言奔奔彊彊之義箋奔奔彊彊言其居
有常匹飛則相隨之兒韓詩奔奔彊彊彊彊之兒鄭本
韓以申毛也奔奔左傳及禮記表記呂覽壹行注俱作
賁賁彊彊禮記作姜姜卽注姜姜賁賁爭鬪惡兒高誘
注以賁賁爲其色不純玉篇翽飛兒此或兼取齊魯家
詩說○良善日月秦黃鳥同人之無良言人則無善耳
上文兩之字傳以則字代之此之字當亦訓爲則全詩
之則同義者放此之與則同義之又與是同義見蝦蟆
篇我我國人也傳云兄謂君之兄公子頑惠公庶兄也
言人不善我國人猶謂君之兄也韓詩外傳顏回曰人
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夫子曰回之所言
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此最得詩人忠
厚之旨

毛韓同

鵲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

疏 君子偕老序陳人君之德箋以爲小君又碩人無使
君勞列女傳以爲女君此傳釋君小君而必云國小
君者爲國人眾口之詞小君謂宣姜也莊二十二年穀
梁傳云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
也小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疏 衛滅在魯

封楚丘在僖公二年春秋之義書入不書滅不與夷狄
滅中國也書城不書封不與諸侯封諸侯也詩美文公
中興序乃據實事而言之

定之方中傳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揆之

以日作于楚室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

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

正南北室猶宮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

梓屬

疏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傳所本也孫郭注竝云定正也營室又謂之水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

正而栽昭十七年傳衛顛頊之虐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杜注云衛星營室營室水也又謂之天廟周語日

月底于天廟韋注云天廟營室也又謂之天廟周語曰天云營室謂之豕韋也云方中昏正四方者言定星昏

見正居四方之中傳義本左傳爲訓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

雪時其體與東辟連正四方傳言得制箋兼言得時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云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

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宏嗣言正於午卽下文傳南視定之說夏十月周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

也說見載馳篇○于一本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殿賦謝朓和伏武昌詩江淹擬顏特進詩王中頭陀寺

碑文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毛詩皆作爲正義作爲楚
 丘之宮作爲楚丘之室是孔所據亦作爲傳以楚爲
 楚丘楚宮爲楚丘之宮又引仲梁子說初立楚宮也者
 言文公始造楚丘之宮也仲梁子見禮記檀弓篇與曾
 子子游同時鄭注云仲梁子魯人癸度爾雅釋言文日
 日景也公劉傳考於日景度與考義相近云度日出日
 入以知東西釋揆之以日句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補釋定之方中句北準極對南視定而推言之極卽極
 星極星不移建國必以極星爲準曼子襍下篇古之立
 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極星卽極星也又上傳云昏
 正四方則視定不獨正南北且可以知東西而周禮大司
 徒正日景測日之東西亦兼測日之南北俱可互文見
 義也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槊以縣晷以景爲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於四角立植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槊古文
 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
 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
 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
 端以至日入旣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

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案毛傳本匠人而鄭注亦足以申明傳義矣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宮室同也傳楚宮楚室無二義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爲後箋雖分解亦傳義之所得該○樹當讀如列樹表道之樹上言營宮室下言建城市也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云樹之林作藩落也竝與詩樹字義合榛當作栗東門之壇傳栗行上栗乘栗不中琴瑟乃連而及之耳傳文何梓屬依正義本當作椅桐梓屬正義云釋木椅梓湛露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案傳以椅桐梓三木爲一類漆古字作漆漆木亦中琴瑟材故巧言篇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傳柔木椅桐梓漆也謂此四木中琴瑟之材也乘中傳云爰於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

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傳地勢

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傳處曰卜允信臧

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零紀能誅祭

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疏管子

大匡篇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尹知章注云虛地名

小匡篇衛人出旅于曹虛與曹同地當時或有評曹爲

虛者故管子與詩皆曰虛傳云虛漕虛也漕衛邑名字

當作曹詳擊鼓篇戴公初廬於曹戴公卒立文公詩言

文公自曹虛而徙居楚丘也○楚楚丘也春秋有兩楚

丘一爲曹國邑一爲衛國邑常熟顯祖禹方輿紀要云

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

邑左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又襄公十年宋享

晉侯于楚丘蓋在曹宋間漢置己氏縣屬梁國今山東

兗州府成武縣卽其地比楚丘之在宋魯間者也樂史

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
卽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
縣後以曹州有楚丘縣改名衛南此在衛之南也故以
名縣又云楚丘城在縣西北四里方輿紀要云北直大
名府滑縣縣東六十里衛南廢縣春秋時楚丘地此楚
丘之在衛者也穀梁傳以戎伐之戎爲衛故楚丘爲衛
楚丘左公羊不以戎爲衛而杜預何休注仍誤以楚丘
屬衛鄆道元濟水注濟水北逕楚丘城西以成武之楚
丘爲衛文公遷邑又瓠子水注京相璠曰濮陽城南
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丘道元以
京說爲非要之先儒之誤始於穀梁異解而以成武楚
丘當之其說實踵於班固漢書地理志云山陽郡成武
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徒濮陽
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今開州
漢濮陽地滑縣漢白馬地春秋之曹邑也則楚丘自當
在開州滑縣之閒京相璠以沮丘當楚丘其說良是不
當遠在兗州界內地志又云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
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其誤以戴公所廬之曹卽曹國
遂以戎伐之楚丘卽文公所徙之楚丘且文公時大河
在滑縣之東北入海至西漢以後則濮陽成武皆在河

南矣鄭箋云楚丘自河以東夾於濟水又鄭志荅張逸
問楚丘在河濟間疑在今東郡界中然則鄭意近在濮
陽不從漢志成武之說矣仁和趙一清辨甚明晰傳云
楚丘有堂邑者堂邑名也其地未聞景山楚丘旁邑之
山也景訓大故傳云大山則不以景爲山名矣水經濟
水注黃溝枝流北逕景山東即引衛詩景山與京作證
其說恐不得實京高丘小雅甫田同爾雅絕高爲之京
非人爲之丘其訓有二解郭注云京人力所作丘地自
然生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
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應讀與郭異案
上非人力所作京非人力作有人力作者故說文云京
人所爲絕高丘也京爲丘之高故毛傳以京爲高丘所
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草蟲傳降下也書禹貢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傳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者卽本書義
作詩訓也龜曰上岷同允信臧善皆釋詁文終猶旣也
然猶是也上云其吉終然允臧言龜卜其吉矣於是徙
居楚丘則信乎善也信常讀如論語信乎夫子之信允
謂之信猶洵謂之信亶謂之信信皆作虛字解不作實
義解故全詩允字多爲語詞云建國必卜之者周禮大
卜國大遷貞龜鄭注云正龜於卜位也左傳稱邾文公

上遷于繹衛成公遷帝丘上曰三百年縣稱大王徒成
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日止曰時築室于茲皆其事
也建邦能命龜以下皆用成文未知所出傳蓋因徒都
命上連而及之耳韓詩外傳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孔子
曰君子登高必賦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或班引出魯詩傳餘義未聞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落也信
人主駕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傳非徒庸君秉操也駮

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疏零古字

雅霽落也郭注云見詩今爾雅又俗加艸頭耳廣韻引
說文云霽雨零也霽與落同靈雨之靈當亦訓爲零言
零雨又言既零如汎彼亦汎且噎有噎之比靈雨石鼓
文作霽兩東山零雨其濛說文作霽兩皆謂零雨也靈
者假從霽東箋於鄭風靈露訓靈爲落而此篇訓靈爲善
非傳意○傳按下夙駕句故云信人主駕者正義云諸
侯之禮○未聞信人爲何官也說文信小臣也詩曰命
彼信人小臣其義亦未聞後箋以小臣卽周禮之小臣

牝馬釋駮牝爲二馬不用爾雅義也諸侯棄駮駮爲文
公所自棄之馬牝馬母馬也駮北非駮之北三千亦非
駮與北合三千馬有三千者統通國言若邦國六閑馬
四種家四閑馬二種皆是也此卽序云國家殷富之意
閔二年左傳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十倍也齊語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
與之繫馬三百詩言駮
牝三千此亦十倍也

蝮煉三章章四句

蝮煉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蝮煉在東莫之敢指傳蝮煉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疏蝮煉爾雅作婦煉說文婦字下高誘注淮南呂覽歐陽詢藝文類聚天部下蔡邕月令章句引詩皆作婦

練爾雅釋天云婦練謂之雩婦練虹也竟爲挈貳竟本
或作規郭注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雙出色鮮盛
者爲雄曰虹閩者爲雌曰規後漢書注引郭注如是傳
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者以釋經蝦蟆在東句云君子
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者所以釋經莫之敢指之義
也後漢書楊賜傳賜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蚺皆妖邪
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蝦蟆者也於中孚經曰蚺之
比無德以色親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案
此與毛義合李賢注引韓詩序云蝦蟆刺奔女也蝦蟆
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蝦蟆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
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韓序傳與
毛義異○行謂嫁也女子必待命而行以爲禮也

朝隣于而崇朝其雨傳隣升崇終也從旦至會時爲終

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隣當作隣爾雅隣升也兼

也周禮眠稷掌十輝之法九曰隣鄭司農云輝爲日光
氣也隣者升氣也玄謂隣虹也詩云朝隣于而字亦當
作隣案上章傳言虹氣盛則此言升朝隣于而字亦當
是虹先後鄭說不同而意無異也釋名蝦蟆其見每於

日在面而見於東，嘔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日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劉亦謂升爲虹，唯荀爽注《易》需卦引詩解作升雲與詩義不合。侯人南山朝躋傳，躋升雲也。兩朝躋不同，崇者終之假借字。采綠終朝采綠，傳自旦及會時爲終朝。與此崇朝同。趙岐注《孟子》云：雨則虹見，郭璞爾雅音義云：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蓋本是因雨而虹。詩則言見虹而雨二者實相因。夕見在東朝見於面，則雨君子尤當見之而思戒焉。傳意當如是也。

乃如之人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

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疏傳云如是淫奔之人釋經

子日月箋之，人是人。蓼莪箋之，猶是也。凡之與是同義者，放此乃如之人也。日月篇作兮，韓詩外傳列女傳皆作兮，古也。兮通用，懷讀如，有女懷春之懷，箋云懷思也。又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此申傳不待命之說也。韓詩外傳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

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說苑釋物同列女傳擊發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嬖色頡命也三家解命竝與毛異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疏

襄二十七年左傳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會不敬爲賦相鼠然則此爲

刺詩矣此與野有死麕序意略同被文王化知惡無禮衛文公正羣臣能刺無禮皆序推本言之耳白虎通義諫諍篇云妻諫夫之詩常本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傳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

爲闇昧之行人而無儀不夙何爲

疏

相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相省視也卽

引此詩儀當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說

說文義已之威儀也儀度也證人所宜也古仁義字禮
義字皆作諂威儀字作義今毛詩用字之例威儀作儀
仁義禮義皆作義爲通用假借也關雖大車氓甫田載
聖序匏有苦葉氓悉蟀破斧伐柯皇皇者華傳皆作禮
義不作禮儀則此篇經序與傳亦皆作義可證矣作儀
者疑因箋而誤傳云雖居尊位以釋經人字云猶爲闕
味之行以釋經無義
字蓋以鼠喻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人而無止不歎何

俟傳俟待也

疏

傳云止所止息則無止爲無所止息矣
禮記仲尼燕居篇孔子曰若無禮則手

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所謂無所止
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釋文引韓詩云止
節無禮節也鄭用韓
詩俟待靜女著同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歎

傳過速也

疏

上二章皮齒俱指鼠身一端而言體爲支
體亦此意也過速釋詁文傳於泉水巧言

烝民竝訓過爲疾此乃訓過爲速隨文解說也定十年左傳晉人討衛之叛故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杜注云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旂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傳姝順貌畀予也

疏子子猶桀桀特立之意故傳云干旄之兒干讀如簪簪竹竿之

竿說文竿竹挺也於旌旗扛兒竿與扛一聲之轉云注
旄於干首謂之干旄與鼂同說文鼂犛牛尾也注犛牛尾於
竿之首謂之干旄又云大夫之旂也者旂亦作旒周禮司常
通帛爲旒襍帛爲物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凶則以纁
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今文末爲旒案
禮言無物則幅用半縹半纁易之縹黑也經赤也說文
云勿襍帛幅半異或作物今隸變作物物本半幅白半
幅赤此士喪易半幅黑耳其下半幅則仍用赤也襍帛
之幅半赤則知通帛之旂充幅皆赤矣鄭注周禮云通
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也通帛正幅旗之繆也爾
雅因章曰旂郭注云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其游數禮未
聞矣謂說文物三游則旂其五游與特有游而不畫耳
司常孤卿建旒諸侯之上大夫卿此大夫爲卿也聘禮
使者載旒注聘使卿此大夫得建旒也凡旗皆有旒有
旌詩二章言旗則一章之旌三章之旌似皆屬旗傳乃
於干旄下著明爲大夫之旂實據左傳孟子竝有旂以
招大夫之禮蘇林注漢書田蚡傳引古禮大夫立曲旂
此皆大夫用旂之證旂常建旗不常建猶之駕四常乘
駕三非常乘耳傳言旂以明一章之旌與三章之旌皆

指旂爲大夫之所常建不得以不常建之旗亦有旂有
旌以一旗該旌旌爲說泥於文而害其意不可以說詩
也○浚衛邑豈風同衛邑衛下邑也隱八年左傳云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言爲官者有世功則官
邑亦世其子孫或以官爲族或以邑爲族傳引之者以
言諸侯之大夫有大功者皆得世其官邑於干旌知世
其官而於浚知世其邑也經言郊傳必云郊外曰野
者以下章在浚之都知之也大夫采地在都郊外曰野
○二章言組三章言織故傳云組是爲組與辨聲相近
次比之謂以素絲次比織組是爲組與辨聲相近
比絲爲組猶并絲爲辨矣云總組於此成文於彼者總
亦組也成文者其織組之文也爾雅組飾也文與飾
義相近云願以素絲組之法御四馬者簡兮執轡如
組傳組織組也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
也執轡如織組似御馬兩詩意實同素絲謂轡也
素絲組合組織以爲御馬之法其法可通於治民大戴
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轡故曰御四馬
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晏子諫下篇
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韓詩外傳故御馬
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

集此皆以御馬警治民也傳意言大夫願聞其法卽序
好善之義四之謂四馬五之六之謂書意以一章三章
皆謂大夫乘四馬也正義謂四之服馬之四書失傳之
指○彼彼大夫也妹順兒六書故九引傳作順也疑磨
人作也字不誤詁妹爲順順讀如易君子以順德之順
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
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
之而不倦引詩曰彼妹者子何以告之此與傳順訓合
界子釋詁文訓界爲子與二章同義
又互文以見也子之子之以法也

子子千旗枉浚之都傳鳥隼曰旗下邑曰都素絲組之

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彼妹者子

何以予之疏州禮司常鳥隼爲旗傳所本也司常又云

大夫建旗則諸侯之上大夫卿有旗立也旗與帥都旗
縣鄙族共建以殊於諸侯建旂也大司馬百官載旗旗
與軍吏旗郊野族同載以別於諸侯載旗也諸侯之旗
未嘗無旗考工記鳥旗七游與周禮侯伯七游之制合

則州里百官所建載之旗不得與侯伯同七游矣不獨
此也爾雅錯革鳥曰旗錯革鳥與止畫鳥隼者又復不
同鳥隼畫於旒孫炎注云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謂
鳥隼爲旒者矣是也鄭注司常云鳥隼象其勇捷也此
與出車桑柔傳同與六月傳異出車桑柔之旒皆戎車
之所建則大夫之旒其非常建可知無羊傳旒所以聚
眾也○古者城郭之中謂之國中亦謂之邑中其餘鄉
遂之地公有公邑家有家邑縣都有縣邑都邑皆謂之
下邑浚在衛都故傳云下邑曰都也地官載師以家邑
之田任削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釐地
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釐
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周制鄉遂之外置都鄙都爲畿
疆之竟名其實削縣皆有封邑侯國封邑亦在四郊之
外亦有縣都之號衛之有浚都猶晉之有原縣也方士
掌都家鄭司農注云魯季氏會於都○傳釋素絲爲總
以素絲卽上章傳云總紕於此也釋組爲成組卽上章
傳云成文於彼也說文總聚束也驂馬五轡以釋經五
之義正義云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
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驂謂
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

經言騶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
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
兩馬爲服備以一馬騶之則偏而不講非人情也株林
曰秦我秦駒傳曰大夫秦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
般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鎔衡八鸞鏘鏘
是則般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
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
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
乘四牡駉駉周道倬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
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
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
良馬而養秦之秦馬一師四圍四馬爲秦此一圍者養
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秦黃
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
以馬與國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
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異
義大夫駕三本逸禮王度記鄭駁不從其說王肅同異
義而孔晁王基皆不從其說異義引毛詩說大夫同駕
四相傳古毛詩家說然此傳云驂馬五轡則古又不廢
是說矣大夫秦四其常乘也驂非常乘禮記孔子之衛

遇善館人之說說驂而賻之或孔子在路偶亦用驂歟
服馬四轡驂馬二轡驂外轡納於服之靳環其驂內轡
與服四轡總持在御者之手所謂驂馬五轡也說文驂
駕三馬也駕三馬爲驂又益一驂爲兩驂小戎箋驂兩
駢也大叔子田
車攻皆曰兩驂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

良馬六之傳祝纘也四馬六轡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疏

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司常又云旂車載旌司常掌九
旗而大司馬辨七旗者蓋以大常旂旗旛物旆旌皆有
旌也旂與旗皆有旌傳於首章之旌卽本爾雅注旌首
之義而於旌下引周禮析羽之義其文可互見也爾雅
注旌首曰旌李巡云旌牛尾箸于首郭璞云載旌於竿
頭如今之幢亦有旌李郭但釋爾雅之旌不涉周禮之
析羽鄭注周禮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旌旌之上所
謂注旌於干首也鄭直以羽爲旌舉一端以爲言其實
凡旌皆有旌有羽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
與朱羽糝以鴻脰韜上注旌總名也不命者無物此翻

旌也是翽旌無旄乃以鴻脰易之而糅以白羽朱羽則
旌之有羽此其明證也襄十四年左傳范宣子假羽毛
於齊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旄於鄆孔疏云羽旄者有五
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
旄上也說文旄游車載旄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
也許說旄兼羽旄合周禮爾雅以立言耳○上章言都
故傳釋城爲都城隱元年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都過五十雉
之一又閔元年前晉獻公使大子曲沃士爲曰大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是諸侯封邑大者皆謂之都城也
考工記匠人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傳讀祝爲織
小箋云此謂假借祝與織雙聲而合音最近云四馬六
轡者以釋經六之義兩服在中兩驂在旁兩服四轡
兩驂各有內外轡斯環在服馬背上兩驂在旁兩服四
之以止驂之出與服馬四轡同入軛上大環便於總持
其內轡則先著服馬之外轡止驂之入秦風謂之脅驅
而後入軛前之環謂之鑣繫於軛前謂之軸是兩驂內
轡不在手在手者止六轡也四轡小戎皇皇者華裳裳
者華闕宮皆曰六轡四轡闕宮箋竝云四馬六轡定九
年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云取其中心願

告人以善道也韓詩外傳亦引詩而釋之云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此皆與序賢者樂告以善道義合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

四句

疏

今訂正辨見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疏

閔二年左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失國日唁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傳草行日跋水行日涉疏

稷車日載假借之爲語詞傳爲全詩載字發凡也豈風泉

水不傳者例不限於首見也辭當爲詞載者發語詞也
載驅載驅薄言驅薄也傳不釋載字凡句首載字
無意義者放此載者語助詞也賓之初筵賓載手仇言
賓取匹也傳亦不釋載字凡句中載字無意義者放此
又載者詞之乃也小戎曰載寢載與斯干曰乃寢乃與
是載與乃同義又載者詞之則也江漢曰王心載寧黍
苗曰王心則寧是載與則同義此箋及七月湛露河水
小宛楚茨江漢時邁有駉箋並云載之言則也凡詩中
或言載而或言則或言載而或言乃者放此而傳則渾
言之云詞也學者可隨文以別解之廣雅韻詞也說文
云翻讀若載弔失國曰唁昭二十五年穀梁傳文眾經
音義卷十三引韓詩傳弔生曰唁弔失國曰唁悠悠爲
遠黍離傳訓同言至于漕猶曰至渭陽也言曰皆語詞
列女傳仁智篇引詩作曹曹漕古今字擊鼓泉水傳皆
云衛邑此云衛東邑者時衛已在河東也馳驅歸唁驅
馬至漕皆是設想之詞泉水云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
言出游以寫我憂卽此首四句之意也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意在言外○儀禮聘禮疏引詩作大夫載涉鄭
注較山行之名跋與載通傳云草行者山與草皆對水
行而言也云水行曰涉者說文樹徒行厲水也篆文作

涉釋文引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不由蹊遂解跋
字與毛詩義異大夫許大夫也我許穆夫人自我也言
許大夫雖有跋涉之勞而終不能救衛之亡我心用是
疾長憂也下章云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視爾不臧我思
不閱末章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皆本此二句意而
申說之蓋許與衛本昏姻國衛爲狄滅許豈無一介弔
唁之人特不如夫人之所思要在乞師於大邦耳序云
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此夫人賦詩之故實由
乎此箋意許人既以歸唁尤夫人不應更有跋涉之事
遂席首章大夫爲衛大夫與下大夫君子分屬衛許兩
國先後異解
恐非經指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閱傳閱閉也疏正月傳舒可也嘉與

反傳乃揆下我思不遠句以足經義故云不能旋反我
思也爾爾大夫也臧善也云不能遠衛者亦言我思之

不能遠於衛也。○說文蠡兩止也。齊讀同蠡。故訓止者止我思也。閤閉閤宮同。閤閉雙聲。閉猶止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傳)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

高之丘采其蟲者將以療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行

道也許人尤之柞穉且狂(傳)尤過也是乃眾幼穉且狂

進取一槩之義(疏)偏高曰阿丘爾雅釋丘文釋名云阿

所托未聞疑衛丘名陟彼阿丘與至漕行野一意說文

繫傳淮南汎論注引詩作言采其菌毛詩作蟲假俗字

爾雅釋草菌貝母郭注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

正義引義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

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箸有分解傳云

將以療疾者言欲一至衛國我思始可釋然故取升丘

采蟲以設喻也傳不爲言字作訓言亦語詞○懷亦思

也傳訓行爲道各有道者自言其所思之有道與他人

各異也尤讀爲說緣衣傳說過也書呂刑報以庶尤說

文作庶說此尤說通用之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

韓君章句尤非也毛韓義同釋幼穉眾穉謂眾人皆幼
 穉也幼穉孱弱無知之謂論語子路篇狂者進取又孟
 子盡心篇孔子在陳曰盜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案狂簡進取即下文所謂狂者進取也趙注云簡大也
 傳進取即本此義云進取一槩者言狂之狀韓子解老
 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此狂字之義也騫蒙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穉狂猶云狂童也
 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
 也眾穉且狂猶云彼童而角也古且而同也昭二
 十三年左傳胡沈之君幼而狂亦與詩句恚相同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疏傳云願行衛之

盛長之兒云麥芄芄然方盛長言思行衛野麥方盛長
 之時也胡承珙後箋云狄滅衛在閔公二年冬非麥盛
 之候考定之方中營室詩也狂夏之十月為周之十二
 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
 丘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
 立而尚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

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爲近我丘麥野雖皆繫設辭亦
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案胡說是也春秋書
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載宋桓公立戴公
杜注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左傳又載衛文公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衛文公以此年冬
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史記衛世家文公二十五年卒
與杜注合是戴之卒文之立皆在魯閔公二年十二月
魯僖公之元年卽衛文公之元年也二年春諸侯城楚
丘封衛則文廬漕之日已一年有餘定之方中爲文徒
居楚丘之詩序云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木
瓜思齊封楚丘之詩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是則處漕者謂文
公也此序亦云國人分散露於漕邑亦當指文公而言
鄭志答趙商以廬漕專屬諸戴於定之方中箋云戴立
一年而卒故此詩首章衛侯爲戴公皆泥讀左傳戴公
廬漕之句不知左傳宋桓公逆河宵濟與齊桓公歸公
秦馬皆謂文公也胡墨莊以僉丘麥野在魯僖元年春
夏之閒準諸於詩可審定其年月○眾經音義卷九引
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傳訓控爲引爾雅引陳也陳
告與赴告義同說文及襄八年左傳注竝同毛訓因讀

論語因不失其親之因極至爾雅釋詁文齊南山苑柳
嵩高同至者當讀如申包胥以秦師至控引大邦思其
救至此夫人之志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繫
在賦載馳之下意者詩有以感發乎列女傳載許穆夫
人初欲嫁齊衛侯不聽而嫁之許其言馳驅弔唁衛侯
爲衛謚公又夫人爲謚公女皆與左傳異或因詩辭而
附會其說韓詩外傳亦載其事其下卽引詩二
章似此詩爲衛女欲嫁於齊而作尤不足憑信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

所思之篤厚也疏尤過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承許人

字相應所之卽所思與上文兩言我思不遠我思不闕

思字相應控于大邦是我所思之篤厚也○案古分章

與今本異文十三年左傳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襄十九年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

向賦載馳之四章凡左傳引詩例如野有夙麇綠衣揚
之水七月常棣魚麗鴻雁節小旻巧言隰桑絲末章皆
稱卒章此明言四章則篇末當以我行其野四句爲一
章大夫君子四句爲一章矣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

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
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
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
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
也然則服子慎以既不我嘉爲二章許人尤之爲三章
卒章指五章我遂往卽是我行其野之義爲四章非許
人不聽卽是不如我思之義爲五章四章五章雖錯綜
言之而分章固自不誤杜預注於文十三年云載馳詩
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疑以
下二字係後人誤衍故杜於襄十九年云四章曰控于
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其稱
四章可證也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二章四句今各本都數一章八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易倒置以致篇章錯亂孔仲達作正義時已從誤本亟
正宜釐

卷四終

詩毛氏傳疏卷五

長洲陳奐學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毛詩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疏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

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疏徐幹中論虛道篇衛武公年過九十又作

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是作於抑詩後矣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詳見抑篇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傳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

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僖寬

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宜箸也有匪君子

終不可諉兮傳諉忘也疏爾雅釋厓岸隩隈厓內爲隩

又釋厓以別內隩外隈之異名渾言析言皆得互稱此

郭讀本也說文隩水隈厓也渙隈厓也其內曰渙其外

曰隈大學注渙隈厓也許鄭讀以隈厓連文成義傳訓

與爲隈與郭讀同淇隈謂淇水澗曲處也昭二年左傳

及禮記大學引詩作渙渙與隩同今詩作與者古文假

借耳陸機謂淇渙二水名或本三家詩義綠王芻釋草

文爾雅作葦大學引詩作葦小雅終朝采綠楚辭注引

詩作葦葦本字綠假借字郭璞注云葦葦也今呼鷓脚

莎詩正義引某氏注作茶鹿蓐唐本草舊注云蓋草俗
名萊蓐草爾雅所謂王芻者也此吳晉輩因蓋草可染
黃綠故云然爾雅亦作竹傳云篇竹爾雅作篇蓋
釋文引韓詩薄篇菡也石經同說文薄水篇菡也讀若
督竹者薄之假借字水經淇水注今通望淇川唯王芻
編草不異毛與案編草卽篇蓋郭璞注云似小藜赤莖
節蘇頌本草圖經云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
股節閒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是綠竹二草名
唯陸機以爲一草正義釋文矣傳云猗猗美盛兒兒釋
文作也有康叔之質美德盛言淇與者康叔所封之地武公
盛輸武公之質美德盛言淇與者康叔所封之地武公
能承康叔之烈故因於衛地而起與焉泉水竹竿有狐
竝以洪水爲興○匪文章兒傳本序有文章作訓匪卽
斐之假借禮記爾雅玉篇列女傳引詩正作有斐君子
釋文引韓詩作邛美兒廣韻六至邛好兒用韓詩也爾
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切瑳
琢磨皆治器之名故傳引爾雅而著其義以爲治也釋
文切本或作鬪玉篇鬪治骨也說文鬪齒差也讀若切
瑳俗作瑳御覽器物九引韓詩作瑳束哲補詩瑳
祭門子如磨如錯用韓詩也說文礪磨也古作摩俗作

磨云道其學而成也者釋經如切如磋句云聽其規諫
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者釋經如琢如磨句禮記
大學篇引詩而釋之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爾雅釋訓文同此傳所本也楚語在與有旅
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
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案此皆紀武公自修之實序云聽
其規諫以禮自防自防即自修亦學問中事耳故荀子
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
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澤陂傳儼矜莊兒瑟儼訓同矜
莊爲瑟義未聞傳云儼寬大也也釋文作兒荀子榮辱
篇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儼也愚者俄且知也皆反
對成文陋者陋則儼者寬大傳訓本荀子又新書道
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儼反儼爲野亦與傳寬大義近大
學釋訓皆云瑟兮儼兮者恂栗也大學注恂字或作峻
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案恂栗但解瑟兮猶
下威儀但解喧兮禮記爾雅渾舉其義毛傳則各著其
義文異意同也韓詩儺美兒與毛合說文儺武兒與毛

異赫猶赫赫也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赫赫爲德之明也威儀容止四字同義傳以威儀容止之宣著詰頌釋文引韓詩正作宣云宜顯也禮記作喧爾雅釋文作烜並與宜同說文心部宜寬閒心腹兒引詩作宜本三家詩也諛忌爾雅釋訓文引詩作諛考槃伯兮皆作諛禮記引詩作諛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

侯以石弁皮弁會所以會髮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諛兮疏青青釋文云本或作菁菁唐風小雅作菁菁茂盛猶美盛也○充耳

謂之瑱荀子禮論篇充耳而設瑱是也說文琇石之次玉者从玉莠聲引詩充耳琇瑩許據詩作琇今詩作琇

非是都人士充耳琇瑩傳琇美石此傳云琇瑩美石也者瑩乃連琇而言與箬篇之瑩不同義瑩卽琇之光明

說文瑩玉色也傳釋瑱言天子玉諸侯石而著傳言卿

大夫青玉人君黃玉則人君及卿大夫皆用玉其說似

異真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贄

伯用將鄭注全純玉也龍贄將皆礫名也公侯四玉一

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將說文作堉說文贄三玉二石也

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贄伯用

堉玉石半相堉也鄭許皆謂天子用全為用純玉公侯

伯玉石礫唯鄭司農注周禮云全純色也龍當為龍

謂礫色然則天子用全為用純色之玉龍為礫色之玉

侯伯礫色可以例推仲師說與毛傳合玉以白者為貴

礫色者為次傳云天子玉瑱謂用白玉純色之玉也云

諸侯以石謂用石之次玉者礫色之玉也青玉黃玉皆

礫色玉之次者故於著言玉而於淇奧言石蓋與石對

稱則青色黃色皆可謂之玉與玉對稱則青色黃色皆

但謂之石也夏官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璠玉三采其

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瑱玉笄故書昏作璠鄭司農

注云璠惡玉名先師吳江氏沉云惡玉者亞次之玉也

古惡亞字通是則諸侯用亞次之玉周禮言諸侯玉瑱

毛傳言諸侯石瑱說似異而實同矣禮弓練角瑱注瑱

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鄭謂人君吉時以玉瑱本

周禮其實吉時所用亦非白玉練冠則用角。尸鳩類
弁傳並以弁爲皮弁皮白鹿皮也春官司服眠朝則皮
弁服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
日視朝正義云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傳文
所以會髮之上奪會字今補會所以會髮與君子偕老
傳掃所以擗髮句義正同經言會弁傳先言弁後言會
者依周禮皮弁會五采之文不先言弁則所會者不著
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弁故書會作體
鄭司農注云體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
禮曰檜用組乃檜檜讀與體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
髮乃箸檜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體案此儀禮舊說
也仲師說周禮會五采謂以五采組束髮束髮卽用骨
擗髮是曰體今士喪禮作髻古文皆作括括亦會也士
喪禮髻髻用桑長四寸纓中注笄長四寸不冠故也纓
笄之中央以安髮荀子禮論篇始卒沐浴髻髻而不冠
笄此始卒之人髻髮而不加冠笄與生人異也王之皮
弁先以五采組束髮若露紒然擗髮而加弁弁而貫之
以玉笄諸侯皮弁當與天子同詩之會弁言會髮而加
弁會髮作會以體會髮作體說文體骨擗之可會髮者
詩曰體弁如星玉篇引詩同傳釋經會字不云會髮而

必云所以會髮者會亦讀爲脣謂會卽脣之假借字脣卽象掃也如星者其象掃玉笄首飾光輝星星然也鄭箋詩及注周禮會爲弁縫飾以玉與毛許先鄭解會字皆不合僖二十八年左傳釋文會亦作瑄魏徵隋書禮儀志引詩作瑄依鄭說以改經字也又呂覽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注引詩冠弁如星冠弁委貌爲玄冠不爲皮弁皮弁爲諸侯在天子朝之服玄冠爲諸侯視朝之服蓋本三家異說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傳)簣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兮綽兮猗重較

兮(傳)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爲

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疏)張衡西京賦芳草如積文

選注引韓詩綠葦如簣簣積也薛君云簣綠葦盛如積也毛韓皆作簣謂簣卽積之假借字或齊魯詩作積爲平子所據也如猶而也積鬱積謂綠竹鬱然其茂積也玉篇葦同薄○傳於金錫言鍊而精以喻道學自修之

功致而於圭璧言性有質謂其性質本美與首章傳云
武公質美德盛同義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
而成也鄭申毛意寬猶容也論語云寬則得眾綽訓緩
謂其治眾有不迫也○荷當作倚禮記曲禮孔疏論語
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詩皆
作倚正義云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孔所據本尚
不誤也考工記輿人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
半爲之較崇鄭注云較兩轡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
凡五尺五寸案桑車與兵車同制說文較車輪上曲銅
也段氏據文選注引曲銅作曲鉤轡上曲鉤謂之較較
與較通較轡共五尺五寸較高於軾二尺二寸較崇卽
輪崇倚較猶倚轡也釋名云較在箱上爲辜較也重較
其較重卿所乘也劉說與毛傳同而未詳其制續漢書
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劉昭注引徐廣云繆交錯
之形也較在箱上西京賦倚金較薛綜注云金較黃金
以飾較也然則重較其金有重飾歟云卿士之車者謂
武公入相平王爲周卿士也○傳釋末二句卽承上文
寬綽而言寬綽爲寬緩寬緩亦弘大皆所以狀其有容
眾之德也戲諛不爲虐所以成戲諛之善箋云君子
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諛此申傳義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疏

御覽逸民部一引處
下有也字唐石經同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碩人之寬獨寐

寤言永矢弗諼疏

考成爾雅釋詁文江漢載芟絲衣同爾雅般樂也周頌序般樂也漢書敘

傳注引詩作盤爾雅釋文考槃本又作盤疑古本作般後人加木加皿耳成樂者謂成德樂道也山夾水曰澗采蘇同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堯堯之處也劉逵注吳都賦引韓詩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後箋云黃疑潢字之誤潢汗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碩人大德之人寬寬大也言賢者雖在山澗陵阿之地而有寬大之休永矢弗諼永長矢誓諼忘也王肅云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信道篤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傳曲陵曰阿適寬大貌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疏

說文阿曲阜也傳云曲陵者陵亦阜也菁者莪傳大陵曰阿文選而都賦注及眾

經音義卷一引韓詩曲京曰阿皇矣傳京大阜也大阜謂之京猶大阜謂之陵曲陵謂之阿猶曲京謂之阿其義一也傳文兒當作也字玉篇云適寬大也碩人之適與上章碩人之寬同意釋文引韓詩作偁過美兒毛韓同也王肅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正義於弗諉弗過皆本王子離述毛說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傳

無所告語也疏

在陸猶在阿也天保傳云高平曰陸大

迪之假借字正義云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弗無義同傳云無所告語以釋經之弗告亦是窮處之意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

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疏詩中皆追念莊姜初嫁盛時序則就其不荅於

終而言之以見閔爾荅猶對也隱三年左傳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案美與賢同義列女傳母儀篇稱莊姜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諡之乃作詩此是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碩人其頎衣錦褰衣

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嫁則錦衣加褰襜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日妹妻

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疏猗嗟頎而長兮傳亦云頎長兒玉篇引詩作碩

人頎頎傳頎頎具長兒希馮所據經傳與今本異也傳云錦文衣也四字連讀以釋經衣錦二字巷伯傳貝錦錦文也終南傳錦衣采衣也男子皮弁服錦衣爲中衣以見錦爲美女子錦衣之上復加褰衣以惡文爲義禮

記中庸篇詩曰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著也是褻衣乃爲
加上之衣矣說文衣部褻絺也詩曰衣錦褻衣示反古
從衣取聲林部絺屬從林熒省聲詩曰衣錦褻衣毛
詩作褻三家詩作絺說文引三家詩又引毛詩以絺詁
褻則褻與絺同也玉藻注及列女傳引詩作絺者褻
之假借字絺亦絺也褻衣兼下裳之名傳云褻衣者
猶衣裳也說文直裾謂之褻衣是也丰篇衣錦褻衣
錦褻裳也錦衣裳褻衣錦在中褻在外婦人中外服皆
連衣裳也錦衣爲中衣加褻褻爲上衣夫人嫁時之所
服丰傳云嫁者之服兩傳義同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
袂立于房中南面婦乘以几姆加景景亦褻之假借字
加景與加褻是一事諸侯夫人中衣用錦與士妻中衣
用純不同而其上衣服用褻不異也鄭此箋云褻禪
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任塗之所服也尚之
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丰箋云褻禪也蓋以禪穀爲之
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
妻嫁服也士妻純衣纁袂鄭氏兩箋其誤有四葛覃
傳婦人有副褻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
君子是副褻以下揄翟屈翟皆旣之夫家之服箋謂嫁
服翟衣誤一也士妻純衣加景諸侯夫人錦衣加褻士

妻就塗始加景則諸侯夫人娶衣亦就塗時所加可知
 士妻純衣立于房中之服則諸侯夫人錦衣亦非在塗
 之上服可知箋謂在塗衣錦誤二也中庸之綱即娶
 以續蓋所成故尚綱惡其文著箋據玉藻綱為禪綱從
 系訓為穀說文穀細絹也加細絹之衣不得為惡其文
 著矣鄭意據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之文故謂中衣用錦
 上衣用穀不知以帛裏布非禮者文承朝玄端夕漢衣
 言之非泛言衣制也誤三也諸侯夫人乎箋以錦娶為庶人
 服錦豈庶人妻反上僭侯國夫人乎箋以錦娶為庶人
 妻嫁服誤四也○東宮大子宮故傳直以東宮為齊大
 子矣女子後生日妹爾雅釋親文爾雅男子謂女子先
 生為姊後生為妹詩言東宮之妹是男子稱女子之後
 生者為妹也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云先生曰姊
 又女子稱女子之先生者為姊也散文無專稱○漢書
 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
 內懷案班許不同漢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附郭邢
 臺縣漢懷縣即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襄國為邢始封
 國懷即春秋之夷儀為邢徙封國也爾雅妻之姊妹同
 出為姨傳不言同出略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于陳

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呂覽長攻篇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高注云妻之兄弟爲姨說文亦云妻之兄弟同出爲姨女弟卽姊妹也○譚說文作鄆白虎通義號篇宗族篇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郭璞爾雅注引詩皆作覃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有譚城水經濟水注武原水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譚國也今山東濟南府附郭歷城縣東南有故譚城春秋譚子爵此稱公未聞爾雅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傳所本也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傳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頰如蠟

齶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傳頰頰也螬齶蝸蟲也瓠犀瓠

瓣螬首類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倩好口輔盼

白黑分疏靜女傳荑茅之始生此云荑之新生則荑亦謂茅其義可互見也御覽百卉部三引風俗

通義詩曰手如柔荑者茅始孰中穠也旣白且滑應說正與傳訓同說文凝俗冰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本作凝

鄭注內則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案不釋之脂其色滑

白莊子消搖游篇肌膚若冰雪冰雪以言潔白冰脂以

言滑白故皆取為喻郭璞云脂膏誤矣○傳詰頷為頸

古今異名也釋文及定本傳文蝎下無蟲字草蟲傳阜

蝻蟻俗本作蟻蟲正義以蟲為衍則此蟲亦誤衍矣蝻

蝻蝻爾雅釋蟲文郭注云在木中爾雅又云蝻蝻蝻蝻

蝻蝻蝻蝻桑蠶或謂之蝻蝻梁益之間謂之蝻蝻或謂之蝻

或謂之蝻蝻秦晉之間謂之蝻蝻或謂之蝻蝻或謂之蝻

之異名也說文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會者長也正義云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草云蝻蝻蝻蝻也今定本亦然長故以比頸○正義引釋

瓠字疑古本爾雅當作瓠樓瓠樓有下瓠字為毛傳所

本定本依已誤之爾雅改不誤之毛傳矣爾雅注引詩

作瓠樓釋文云詩作犀廣韻作瓠犀與今詩同說文云

此齒白整齊之兒說文續齒相值也引春秋傳曰哲齧

○說文虫部無螻頁部頰好兒詩所謂頰首許不全引

詩句故謂此頰字即詩之頰首字是其據毛詩本全引

首矣傳云頰廣而方即君子偕老傳廣揚而頰角豐滿

說文云好兒與傳訓同箋或從三家詩字讀頰為嫫謂
嫫嫫爾雅發嫫嫫方言云嫫有文者謂之嫫嫫要皆非
之異體自鄭以嫫為嫫後人又以嫫為嫫嫫賦云
古字義○詩小學云娥眉古作娥眉王逸注離騷賦云
娥眉好兒顏師古注漢書始有毛角者不得謂之眉也
之眉與首異物類乎鳥之有毛角者不得謂之眉也且
人眉似蠶角其醜甚矣安得云美哉此千年之誤也
者美好輕揚之意方安得云美哉此千年之誤也
之娥大眉眉又云按毛傳蓋奪娥眉好兒四字娥字一
媿眼娥眉又云按毛傳蓋奪娥眉好兒四字娥字一
眉好兒三字一句○論語八佾篇引詩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馬融注倩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嗎一聲之轉傳云好
逸注嘔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嗎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
口輔即嘔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嗎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
韓詩作巧笑倩兮釋文倩本亦作倩引韓詩云蒼白色是
毛訓異盼從目分聲以分詰盼此同聲為訓之例玉篇
盼謂黑白分本毛訓釋文引韓詩云盼異
色也馬注論語云盼動目貌並與毛訓異

碩人敖敖說子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四牡有騶

朱幘鑣鑣(傳)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鑣鑣扇汗且以

爲飾鑣鑣盛貌翟茀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

車茀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

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疏)敖敖與頌

爲長兒故箋云敖敖猶頌頌也農郊當衛之東郊高注

呂覽孟春紀云東郊農郊也齊在衛東故夫人入竟舍

於東郊何注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禮夫人至大夫皆

郊迎是也東郊在近郊之外故傳以近郊釋之侯國遠

郊三十里近郊半之十五里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出

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案周制侯國多從殷禮與○驕

猶驕驕也嵩高四牡驕驕傳云壯兒訓同幘者所以爲

馬飾故謂幘爲飾說文幘馬鑣扇汗也鑣馬銜也釋

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是似鑣扇汗一

物又與服志云乘輿象鑣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

汗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此漢人鑣與扇汗爲二其制

未聞也爾雅鑣謂之鐵郭注云馬勒旁鐵鑣古用鐵以

朱絲飾鑣是爲朱轡中車重翟錫面朱總鄭司農注云

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朱總卽朱轡也兩鑣之端繫

諸以鑿秦風所謂鑿鑣也廣雅鑿鑣盛也說文引詩作

鑿鑣義與傳同玉篇德盛兒或本三家詩案上下文

皆就夫人說此二句就公說故傳以朱轡爲人君之馬

飾此就公親迎夫人而言之也穀梁傳云迎者行見諸

舍見諸○周禮春官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厥翟安車

翟車連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厥翟以是爲差侯伯夫

人當用安車攝盛用厥翟其燕出入則當用翟車傳不

言攝盛故釋經之翟爲翟車卽本周禮翟車爲訓凡朝

之常禮夫人翟弁不用盛飾皆其例耳重翟者車前後

皆飾翟羽也厥翟者車前一面比次翟羽以爲飾也翟

車者車前之兩旁但飾翟羽不比次也第三家詩作蔽

故傳云第蔽也第卽車笄交結木於車前之兩旁其覆

笄之帶帶緣翟羽是謂之翟第曰朝者亦卽引起下二

句之意鄭注巾車云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

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

厥翟也鄭本詩翟蔽爲厥翟就始來攝盛言又解朝爲

夫人朝君非毛義○禮記玉藻篇朝辨色始入君日出

寢釋服此傳所本也釋文引韓詩邊罷也義與傳傳
既本玉藻文以證經大夫退之義又言夫人聽內事以
明經君爲小君之義君夫人並有聽政之朝大夫退則
君退適小寢小寢卽燕寢而夫人之退適小寢可知也
君路寢有堂爲聽政之處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
在路門外之治朝亦爲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
朝亦於此其聽朝在路門內之內朝亦爲燕朝宗人圖
嘉事於此諸臣復逆亦於此玉藻言聽政於路寢而傳
變言聽朝者謂聽大夫朝政之事也玉藻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燕朝亦有視朝之政也傳於君言聽朝於夫
人言聽內事於君言路寢於夫人言正寢皆互文以明
義也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
聽朝君聽朝卽此云君聽朝於路寢也夫人纓笄而朝
卽此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也兩傳正是一義是君夫
人各自有朝矣胡培壘云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
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世婦九嬪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
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夫
事正寢夫人之外以聽政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夫
妻皆然其制前爲君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次夫
人燕寢天子路寢一燕寢五后亦正寢一燕寢五諸侯

路寢一燕寢三孔賈疏謂燕寢二非也夫人亦正寢一
燕寢三夫人常居在燕寢每日聽事在正寢正寢卽夫
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考工記云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
事之處內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
九室當在後朝左右此王后禮其諸侯夫人正寢之前
亦當有世婦羣妾治事處毛傳言夫人正寢足補禮經
之未備案胡說是也經中朝字君字皆就夫人說列女
傳賢明篇引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
也此又可援魯以證毛矣詩上下文義皆就夫人初嫁
盛時說而唯此翟芾以朝三句就常朝之禮言之蓋莊
公之不答莊姜在惑嬖州吁之母之後其初昏原未見
其不答也故詩人
始於此著明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澹澹鱣鮪發發葭葭揭揭

傳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罟澹澹施之水中鱣鱣也

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蘆葭亂也揭揭長也庶姜孽孽庶

士有竭傳擊擊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竭武壯貌疏

衡門傳洋洋廣大也盛大義相近北流河水北流也凡

夫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後遂有大夫反馬告寧之

禮詩上章傳言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已當在廟見成婦

後此章傳又釋庶士為齊大夫送女者則當指大夫反

馬告寧而言之由衛返齊必溯河上流故云北流也活

活為流說文活流聲也隸變作活○爾雅釋器魚罟謂

之罟傳所本也濊濊說文兩引詩作濊濊又作濊濊

皆俗字傳云施之水申成毛訓淮南子齊

施罟於水中必礙於水流許說正申成毛訓淮南子齊

俗篇河水欲清沙石濊之此即礙流之謂也韓詩云流

兒玉篇云水聲又云多水兒皆就水流而言馬融云大

魚罔目大豁豁也則又就魚罟而言之矣傳云鱣鱣爾

雅釋魚鱣鱣舍人注及說文皆為一魚唯陸機郭璞皆

為二魚鱣即鱣今之赤鯉與古說異本草圖經云鯉

魚即赤鯉魚也其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

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案詩鱣鱣凡三見毛以

鮪為叔鮪鱣即三十六鱗之鯉此渾言之也析言之三

十六鱗之鯉為鯉其大者則為鱣惟豹古今注鯉之大

者爲鱣是也四月匪鱣匪鱣潛逃于淵傳大魚能逃處
淵潛有鱣有鮪鮪鱣鯉既有鱣又有鯉故鄭箋別言
之鱣大魚也蓋大魚卽大鯉矣然不聞以鱣爲鱣也傳
云鮪鮪爾雅鮪叔鮪說文鮪鮪也鮪叔鮪也陸機郭璞
皆謂鮪似鮪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高誘注呂覽鮪
似鯉而大言似鯉則鮪亦鯉屬矣云發發盛兒者釋文
引韓詩作鮪鮪說文作鮪鮪鮪淮南說山呂覽季春注作
發發竝字異而義同葭一名蘆葦之初生者詳騶虞
篇蒹葭爾雅釋言釋草竝有其文郭注云似葦而小實
中江東呼爲烏區邢疏引義疏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
成則謂之葦說文云荻葦之初生名七月篇八月葦葦傳
也蘆葦皆葦初生之名七月篇八月葦葦傳蘆爲葦
葭爲葦葦與葦皆已秀之名也葭葦二草孔仲達以爲
一草誤矣說文揭高舉也重言曰揭揭衆經音義卷七
引傳作揭揭非也案古者籍降逆女冰泮般止澌澌發
齊大夫所見以箸還反之候故云然○庶姜謂媵諸侯
一取九女皆媵也此因庶士之歸而先及庶姜居者言
之也傳云擊擊盛飾文下有也郭注云頭戴物廣韻
兒謂首飾之盛兒爾雅擊擊也郭注云頭戴物廣韻

獻頭戴物也亦卽盛飾之義說文獻槩同字槩之或作
孽猶獻之或作獻釋文引韓詩作獻獻云長見謂庶姜
形體之高長呂覽過理篇注引詩庶姜獻獻高長見本
韓詩與雅傳異桓三年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
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
則上大夫送之今齊嫁女於衛爲敵國則未知其姊妹
與公子與送之者爲上卿與下卿與傳云庶士齊大夫
送女者統釋之詞又隱八年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媿
陳鍼子送女此卽大夫送女之一證伯兮傳揭武兒此
云武壯義同文選魏都賦注引毛詩作揭釋文
引韓詩作桀云健也韓與毛亦字異而義同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羣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賈絲傳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匪來賈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爲

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傳愆過

也將願也疏傳詰氓爲民民席男子也方言說文竝云

字敦亦厚也言男子始來意甚敦厚則蚩蚩然釋文引

韓詩氓美兒美兒謂之氓則蚩蚩爲美毛韓訓異意同

鄭司農周禮載師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

尺以爲幣賈易物詩云抱布賈絲抱此布也案仲師治

毛詩此相傳古毛詩說注又云或曰布泉也易林夬以

緡易絲抱布自媒如淳注史記平準書詩云抱布賈絲

故謂之緡也又鹽鐵論鎔幣篇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

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賈絲而已此皆以布爲錢幣或本

三家詩我女子自我也○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傳

新本也敦郭音頓注云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

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釋名作頓丘與詩同水經淇水

注云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關驪云頓丘在

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而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
也是頓丘之西北皆淇水之所逕流故女子送男子必
涉淇而後至頓丘也水經注又云淇水北逕頓丘縣故
城而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案頓丘縣漢屬東郡今爲
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在大河故濱之東與詩頓丘無涉
○愆過傳爲全詩通訓爾雅舊過也說文愆籀文作誓
期會期也良善也此女子雖與男子會期而仍望善媒
至也秋行昏禮必待媒妁之言若仲春之月奔者不禁
則不待媒妁之言媒氏爲主傳於此將訓願將仲子兮
將伯助予兩將字訓請者語氣直願者語氣曲故隨
文以別言之孟子滕文公篇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荀子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
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奔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
並起案此即傳願字之義期請期也士昏禮納徵在許
嫁三月之前請期即在教女三月之中請期則與親迎
時近矣野有芣屬傳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毛傳以秋冬爲昏
嫁正時詩云秋以爲期其明證也

棄彼塊垣以望復關傳塊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

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傳言其有一心乎

君子故能自悔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著曰筮

體兆卦之體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疏

堉訓

毀毀猶缺也說文引詩作堉或作阨垣牆也復反也猶

來也開衛之郊開也襄十四年二十六年左傳遠伯玉

遂行從近開出又二十六年傳大叔儀乃行從近開出

公使止之蓋衛之境有遠有近詩之關即衛之近關傳

云復關君子所近也者言望君子之來空自近關也傳

意正本左傳爲訓云言其有一心乎君子者以釋經泣

涕漣漣句楚辭九歎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王注云漣

漣流貌也云故能自悔者揆下弟四章靜言思之躬自

悼兮而總釋之即序所謂困而自悔之意不見復關泣

涕漣漣猶云未見君子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猶云既

見君子也玩詩語意復關非闕名○爾爾男子也左傳

稱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是嫁娶皆有

龜卜著筮之事龜以開兆著以揲卦傳承卜筮言故釋

體爲兆卦之體周禮大卜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三易其經卦皆入其別皆六十有
四。是謂也。禮記坊記引詩作履無咎言鄭注云履禮也
言女鄉上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釋文引
韓詩作履云履幸也。訓異意同。賄財爾雅釋言文遷徙
釋詁文賓之初筵般武同皇矣傳亦詁遷爲徙以爾車
來以我賄遷謂男子來以車徒財也。此亦一心乎君子
詞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會桑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會

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疏桑女功之所

功之所事因桑生興與葛覃篇以葛生興同隰桑傳沃
柔也沃說文作沃重言之則謂之沃沃傳以然字代若
字旌丘傳又以然字代如字如若同聲如謂之然若謂
之然其義一也正義云女取桑落未落與己色之盛衰

○鳩鶻鳩鶻鶻鶻爲五鳩之一春來冬去之鳥亦曰鳴
小宛傳鳴鳩鶻鶻鶻鶻也鶻鶻與鶻鶻實一物也泮水傳
桑實也甚與黠同傳云鳩會桑甚醉傷其性義未聞說
文醜樂酒也堪樂也今字堪通假作湛醜又通假作耽
爾雅耽樂也邢疏引詩作耽耽乃醜之俗字凡樂過
其節謂之醜鳩於甚過會醉傷其性以興文與士過樂
則傷禮義之節韓詩外傳所謂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也此婦人自明持正以禮卽下章女也不爽之意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會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爽差也極中也

疏傳於七月小弁縣皆訓隕爲隊隋隊義相近隋之俗

且也其黃而隕言黃且隕也君子偕老傳且訓而故而猶
亦可訓且它放此桑落黃隕喻顏色憔悴下文又因色
衰而追念初來辛苦不空終棄爾淮南子說山篇云桑
葉落而長年悲易林履云桑方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

側而無所立竝與詩義同○徂往爾猶矣自我徂爾猶

云咎我往矣也噫嘻箋以矣字解爾字載驅傳湯湯大

兒水盛以言淇水滿盛也凡車不帷裳故傳云帷裳婦

人之車箋帷裳童容也鄭司農注巾車作潼容士昏禮

婦車亦如之有袂注袂車裳帷袂與幘通列女傳貞順

篇齊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

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野處則帷裳擁

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耕非所敢受命

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

出必執耕是帷裳又名輜耕也漸者漬也漬車至於帷

裳以喻家道之難猶不放失其故常下章三歲為婦靡

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即承此意而申言之○爽

差釋言文蓼蕭同詩述聞云貳當為貳之譌貳音他得

切即貳之借字也爾雅爽差也爽貳也鄭注豫卦彖傳

曰貳差也是爽與貳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

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每

爽貳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貳者正

謂恨士之爽貳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箋解

女字為汝貳字為二皆失之真案成八年左傳引詩作

貳蓋依箋改也極中園有桃思文同罔無也無中即是

是

二三之謂左傳釋詩云
士之二三猶妾妃耦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臯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傳)咥咥然笑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傳)悼傷也(疏)兩無正傳云遂安也此遂字亦可
訓為安既遂句承上四句說下此

謂女也不爽也至于臯矣句以起下文此謂士貳其行也
○經言啞傳重言之則云啞啞說文啞大笑也悼傷者方言云悼傷也秦謂之悼又云陳楚之間曰悼秦晉之間或曰矜或曰悼終風檜棹裘箋皆以悼為傷言見
臯而自傷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陂也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

也信誓旦旦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疏)傳訓泮為

阪者謂泮乃阪之假借字杜子春注脂人讀泮爲阪此
半反聲同之例也車鄰傳阪者曰阪下溼曰隰說文隰
阪下濕也阪與隰對文隰者下溼其邊高之處謂之阪
亦謂之阪阪亦厓岸之異名下溼之有阪猶淇水之有
岸也箋云泮讀爲泮泮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
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繁露隨本消息篇
云拱揖指爲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鄭所本
三家義而與毛意實同○禮記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
婦事舅姑總男女未冠笄者拂髦總角鄭注云總束髮
也坐後爲飾總角收髮結之案總與總角別男子拂髦
而女子總角其實總角男子亦稱之故甫田傳總角爲
聚兩髦此就女子自說故傳以總角爲結髮結髮但聚
髮而無髦髦爲子事父母之飾總角爲婦事舅姑之飾傳
意詩之總角卽內則之總不必就女子未笄時言也又
禘記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
則簪首注旣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髮也孔疏云燕
居則去其笄而鬢首謂分髮爲鬢也然則此詩言總
角猶卽簪首之謂歟宴當讀如宴爾新昏之宴宴謂宴
安也○古宴通用爾雅釋訓晏晏柔也鄭注云和柔
與傳訓同定本旦旦猶但但說文但或作息引三家詩

作信誓。息。息。毛詩。且。且。爲假借字。箋云。言其懇惻。款誠。此申成毛義也。釋訓。晏。晏。且。且。悔爽。忒也。爾雅。釋詩。謂初嫁之年。其言笑則晏晏。然以信相誓。則息。息。然。今士差貳其行。故有此悔。恨。雅與傳訓異。而義實同。反讀如反。以我爲讎之反。不思其反。誓詞也。已旣也。焉。猶然也。言今反覆不常。不思其前日信誓。亦旣然哉。此皆棄背悔恨之詞。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疏此詩與泉水文略同。而事實異。泉水之衛女。因念父母而思歸。歸寧也。竹竿之衛女。以不見荅而思歸。歸宗也。歸宗。義也。歸寧。非禮也。故序於泉水思歸不云禮。而於竹竿之思歸。爲能以禮者。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與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疏傳云。籊籊。

長而殼也者殼者纖小之稱爾雅梢擢郭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殼者釋文梢郭音朔擢直角反集韻梢色角切梢擢木無枝柯長而殼者或作箭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鄭注云掣織殺小貌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浴箭蔘郭彼注云支竦擢也案梢箭掣同說文無籀疑毛詩本作翟翟爲擢古文假借字長而殼謂之擢擢猶長而殼謂之梢擢也與者竹竿爲釣與末章檜爲楫松爲舟以與得夫婦之禮中間二章言由泉源而達淇水卽淇水而思泉源左右之得其宜以興由母家而適夫家本夫家而思母家始終之得其道皆所以傷今也○豈不言有是也莫無也言婦人樂成爲室家雖有是思而無由致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女

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鄭注水經淇水篇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一出

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逕朝

歌城北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斯水卽
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案源古作原今通作源水以北爲
左南爲右泉源在朝歌北故曰在左淇水則屈轉於朝
歌之南故曰在右泉源一爲馬溝一爲美溝雖不是淇
水之發源而要之泉源在上流下注於淇水故傳以泉
源爲小水淇水爲大水水由小以達大與女子由幼以
至成人泉有原猶教有本也晉語胥臣曰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傳語似
本此義爲訓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嗲佩玉之儺傳嗲巧笑貌

儺行有節度疏

胡承珙後箋云嗲疑儺之假借嗲字本亦作嗲一切經音義云嗲古文嗲同說

文儺齒參差也詩但爲笑而見齒之貌耳案胡說讀嗲
爲儺是也楚辭大招鬢輔奇牙宜笑媽只王注言美女
頰有鬢輔口有奇牙焉然而笑尤媚好也輔一作輔准
南子脩務篇奇牙出鬢輔搖高注鬢輔頰邊文婦人之
媚也頰人巧笑倩兮彼傳云倩好口輔謂鬢輔也此傳
云嗲巧笑兒謂奇牙也說文儺行有節也从人難聲詩

日佩玉之儼疑許所據毛傳祇作行有節無度字庭燎傳噦噦徐行有節亦無度字或後人以節字義未盡乃加度字耳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所謂行有節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傳漉漉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

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疏說文攸行水也从攸从人水省

六書故云唐本作水行攸攸也其中從水釋文作洿洿玉篇洿水流兒五經文字漉見詩風亦作攸案攸從水

爲正字篆變作洿俗又誤作漉攸攸聲同義近黍苗悠悠行兒又載馳悠悠遠兒黍離悠悠遠意其字皆當作

攸攸通假作悠悠檜柏葉松身爾雅釋木文禹貢作栝檜栝聲同古舌會聲通也爾雅翼云檜今人謂之圓栝

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櫂所以縣櫂謂之楫釋名狂秀楸水曰櫂櫂濯也濯於水中也且言

使舟櫂進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楸水使舟捷疾也說文楫舟櫂也是櫂本楫之異名舟櫂卽舟楫楫櫂傳亦云

楫櫂也說文注云許無櫂字手部擢引也楫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謂之擢案傳以舟楫之得水喻男女之得禮此亦待禮以成其室家也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遊當作游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泉水句義皆同彼傳云寫除也此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傳互訓而見義也此詩俱以淇水設喻正是思鄉衛之道之意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童

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

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

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遂兮坐帶悸兮傳容儀可觀

佩玉遂遂然坐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疏芄蘭草屬故

傳直以芄蘭

爲草爾雅釋草蕙芎蘭郭注云芎蘭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說文芎蘭莞也莞乃蕙之誤陸機義疏云一名蕙
藤幽州人謂之雀瓢唐本草蘇恭云雀瓢是女青別名
也名醫增補云女青葉嫩時似蕙藤圓端大莖是雀瓢
一名女青蕙藤葉似之芎蘭亦以相似通稱非芎蘭卽
蕙藤矣說文引詩作枝說苑亦作枝芎蘭之柔枝弱葉
興君子之德當有柔潤溫良以反刺惠公之驕慢無禮
也○禮記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左佩小纁右佩大
纁注小纁解小結也纁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鄭謂小纁
解小結則大纁解大結歟說文纁佩角銳尙可曰解結
詩曰童子佩纁管子白心篇纁解不可解而后解說苑
襍言篇百人操纁不可爲固結又修文篇能治煩決亂
者佩纁傳云纁所以解結釋纁字成人之佩以下總
釋兩章佩字童子庶惠公也正義引閔二年左傳初惠
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以明惠公稱童子
之義五經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
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可以冠然則人君十二而行冠
禮爲成人人君治成人之事故惠公得佩纁且佩鞶也
云早成其德者卽傳所謂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也說
苑云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

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古能與而通皆語詞之轉則猶是也雖則佩觿能不知言雖是佩觿而不我知也雖則佩觿能不知我甲言雖是佩觿而不我狎也猶民勞篇云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上言雖而下言能與上言雖而下言而句法正同經言佩觿佩觿雖是成人亦當謙退而不自謂我知而不自謂我狎傳乃申明經義寔刺惠公故云不自謂無知不自謂不狎以見其驕慢人經反言之傳正言之也○左傳孝經皆云容止可觀容儀卽容止詩之容與儀禮士冠禮之容義同謂成人而有容儀也鄭注士冠禮云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遂猶遂遂也遂遂與大東鞞鞞同爾雅釋器遂有瑞綬兩義傳於大東之遂訓瑞而於此篇之遂爲綬佩玉有綬行則動綬以成聲容儀遂遂玉藻所謂習容觀玉聲鄭注祭義云遂遂相隨行之貌是也帶大帶也古者有大帶又有革帶革帶服於要大帶用組系結於紐革帶所以繫佩大帶所以束衣先服革帶然後加之以大帶革帶不坐其坐者乃大帶也其廣四寸坐長三尺天子諸侯大夫皆合素爲褊士則練褊皆謂之大帶惠公坐帶爲諸侯之帶卽玉藻所謂素帶終褊彼疏云諸侯以素爲帶亦用朱線終

神上以朱下以綠傳云坐其神帶釋經之坐帶紳亦帶也內則紳紳鄭注論語語施紳苞注書紳孔注並云紳大帶也鄭司農注典瑞云晉讀如薦紳之薦謂垂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又白虎通義衣裳篇云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皆紳帶連文同義詩言佩玉遂遂然舉佩玉則有革帶可知而紳帶倅倅自屬大帶此及有狐戶鳩都人士之帶皆大帶也倅猶倅倅也倅倅然有節度傳所以形容其坐帶之狀釋文引韓詩坐帶萃兮云萃坐兒倅與萃古聲相近哀十三年左傳佩玉彙兮說文彙坐也倅與彙聲亦相近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鞞傳鞞玟也能射御則佩鞞雖則佩

鞞能不我甲甲傳甲狎也容兮遂兮坐帶倅兮疏傳云鞞玟玟字

誤釋文玟又作決玉篇鞞決也佩鞞內則曰佩決車攻傳決鉤弦也說文鞞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從韋業聲詩曰童子佩鞞或从弓作鞞此與傳訓同箋云鞞之言杏所以彊杏手指此以極釋鞞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會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案決著右

巨指極冒右中三指決以鉤弦極以放弦兩事相須士
喪大射禮言極必兼言決但經典言決拾無言極拾故
傳以決釋謀者舉決以該極也箋以極釋謀者亦是足
成傳義鄭司農注周禮繕人云決者所以縱弦此古人
決極不分矣說苑修文篇亦云能射御者佩謀○甲狎
爾雅釋言文毛詩用古文假借作甲釋文引韓詩正作
狎多方因甲于內亂鄭王本皆以甲爲狎此甲
狎字通之證爾雅狎習也習習禮也知知禮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疏案此

襄公母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者宋桓公夫人也何以
不言宋桓夫人以夫人終襄公世不返宋故不繫諸宋
桓而繫諸宋襄也序云歸于衛者歸歸宗也女既歸宗
義當廟絕春秋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
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蓋婦人既出不歸葬猶
婦人既嫁不歸寧杞叔姬歸於魯其義與杞當絕故春
秋書逆喪以見譏宋襄公母歸于衛其義與宋當絕故

詩錄河廣以存禮序與穀梁傳皆正論也序云思而不
止者思憂思不止猶不已也當時衛有狄人之難宋襄
公母歸在衛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
內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
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之前河廣
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
廣宋詩而繫列於肅衛之風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
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若僅謂思子而作孔子奚取焉
鹽鐵論執務篇好德如河廣
此三家詩義或云河當作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疏

說文抗舉也或作杭後箋云廣雅釋詁抗渡也疑詩杭
本亦有作抗者次葦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綱
字而於一葦杭之竝不及方部之杭是陸孔皆知杭非
卽航字也案初學記地部及白居易六帖六兩引詩作
航航乃俗字楚辭九歎注
引詩作企跂企古通用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疏箋云小船
曰刀正義

云上言一葦桴棹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引說文作
舸舸小船也釋文同今說文無舸廣雅釋地云舸舟也
蝦蟆傳以崇朝爲終朝箋云
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案事在魯桓公五年衛宣公之十
三年也王
周桓王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伯

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疏傳釋伯爲州
伯者禮記內

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正義引解州伯謂
州里之伯是矣管子問篇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此亦謂州里之伯州伯卽州長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
一人天子州長中大夫則諸侯當下大夫州長職云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
賞罰鄭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揭武
兒碩人同玉篇人部引詩作偁宋玉高唐賦偁兮若駕
駟馬建羽旗文選注引韓詩云偁榮廷也疾驅貌挺疑
健之誤韓詩庶士有榮訓健連言之爲榮健說文無偁
字榮者傑之假借正月載芟傳竝以傑特同訓與此同
箋云榮英榮正義作英傑眾經音義卷五引此經傳俱
作傑說文傑執也材過萬人也○考工記庸人受長等
有四尺是受長丈二也說文云禮受以積竹八觚長丈
二尺建於兵車鄭注亦云凡矜八觚受首有鐻而無刃
故正義云冶氏爲戈戟之刃不言受刃是無刃也說文
又云殺受也詩曰何戈與殺投軍中士所持受也司馬
法曰執羽從投殺投亦皆受也釋名云受殊也有所撞
挫於車上使殊離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受說文
受下亦云旅賁以先驅詩之伯其以州長而攝旅賁歟
後箋云執受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
之國曰某士注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
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傳

婦人夫不衽無容飾豈無膏沐

誰適爲容傳適主也

疏

正義云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

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

驅卽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

非謂鄭在衛東○飛蓬猶蒙戎旄丘傳蒙戎以言亂也

管子形執篇飛蓬之問不在所賓尹知章注云蓬飛因

風動搖不定淮南子見飛蓬轉而知爲車商子飛蓬飄

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竝與詩飛蓬同傳云婦人夫

不在無容飾容字卽揆下句爲訓適當讀爲敵說文

敵仇也爾雅仇匹也竝與主義相近容謂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傳

杲杲然日復出矣願言思伯甘

心首疾

傳甘厭也

疏

古其維通其雨其雨猶云維雨維

日出也管子內業篇杲乎如登於天尹注云杲明貌楚

辭遠遊陽杲杲其未光兮與此杲杲同傳云日復出箋

申之以爲伯復不來○願言每曰也義見二子乘舟篇

說文日部狀飽也今字通作厭莊九年左傳管召讎也

請受而甘心焉杜注云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案左傳

甘心與詩甘心不同快意謂之甘心憂念之思滿足於

心亦謂之甘心傳以厭詁甘憂思滿足之意也小弁云
疾如疾首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疾首頭痛也甘心疾
首平列言首疾者
蓋倒句以協韻耳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傳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願言

思伯使我心痲

傳痲病也疏

釋文諛本又作萱文選稽
康著生論注引詩作萱說

文作安得慧艸或作痲或作萱爾雅釋文引詩作芑芑
卽痲之省傳云令人忘憂儀徵阮元校勘記云此當作
令人善忘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
以憂申之也釋文令人力呈反善忘也向反爾雅釋文
引毛傳作令人善忘爲證正義云令人善忘憂憂字以
鄭說爲毛說耳案說文云令人忘憂之艸文選謝惠連
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諛草薛君云諛草忘憂也
諛當作萱傳文當作諛草令人善忘六字韓詩言忘憂
說文言忘憂之艸皆足以補明傳義非有異也古不言
諛草爲何草唯蘇頌圖經云萱草俗謂之鹿蔥味甘而
無毒主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歡樂無憂李時珍本草綱
目云今東人採其花附乾而食之名爲黃花茶案今俗

謂金針菜卽此然古無此說也。○背北堂北堂燕寢之北堂也。古人居室之制爲五架之屋前有堂後有房有室室面房東入處在於室治事在於房中房在堂北謂之北堂詩謂之背背者北門傳所謂背明鄉陰也。士昏禮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特牲有司徹注北堂中房而北則以房之近北者爲北堂矣。淮南子原道篇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高注云北房陰堂亦此義也。室之北有北牖房之北有北階北階下有餘地可以樹草故婦人於房中偶見生傷欲得善忘之草以樹之者謂此也。北堂正指北堂階下正義謂婦人欲樹草於堂上誤矣。○北堂病爾雅釋詁文十月之交亦孔之瘳傳與此同說文無瘳字。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也。

疏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案作蕃育者是也。正義本有蕃字。標有梅傳有蕃字。蕃育

故多昏若無蕃字則不辭矣箋但訓育爲生長者以蕃之爲多易曉耳人民當依釋文作民人標有梅傳亦作民人可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

配衣也疏興者以狐爲興傳云綏綏匹行兒者匹者妃

之不若也綏綏讀爲文文與齊南山同石絕水曰梁絕

者渡也以石渡水爲梁與說文履石渡水爲砾或作瀾

義同也爾雅隄謂之梁郭注云卽橋也或曰石絕水者

爲梁見詩傳又石杠謂之荷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爲步

渡行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段注說

文云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然則毛傳石絕水曰梁卽是爾雅之石杠石杠亦梁也故得通稱○之子無室家者之子兼男女言桓十八年左傳云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鄭注周禮媒氏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是

室家猶夫家也云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者緣衣東方未明傳上曰衣下曰裳是裳在下也無裳謂無衣裳無帶謂無衣帶不言衣者文不備耳故傳於首章云配衣次章云申東衣皆以足成經義衣裳就上下言上下猶尊卑衣帶就表裏言表裏猶內外末章之子無服傳云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兼男女說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澗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

無帶傳帶所以申東衣疏厲與匏有苦葉澗則厲訓異

即澗涉傳云澗可厲者即本匏有苦葉謂水澗可涉也此與爾雅以衣涉水由帶以上兩解厲字之義未嘗不合然傳必申之云澗可厲之旁以釋詩厲字則又與說文履石渡水義相近厲本涉水之名因之水旁可涉亦謂之厲廣雅厲方也方與旁同水經注河水篇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梁謂之河厲此方俗之命名詩之淇厲淇梁皆爲水旁可涉非若後世之橋梁矣云帶所以申東衣者廣雅紳束也韓子外儲說左上篇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鄭注內則云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案紳約即紳束古字當作申束

申言帶之垂束言帶之結細約用組廣三寸其結之下垂者長三尺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

若人無衣服疏伐檀傳側猶厓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疏

魯閔公二年左傳云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蔡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云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其事也案其年冬戴公立未踰月卒而文公立成曹庸曹皆謂文公矣春秋魯僖公十九年陳蔡楚鄭盟于齊左傳以爲修桓公之好况桓於文曾有存亡繼絕之功衛人思厚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

疏

瓊瑤美玉小箋云正義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周禮王獻玉

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後

箋云呂記引傳尚作美石正義云瑤亦佩玉名者賈誼

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閒大戴作蚩珠韓詩外傳作

續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為者後乃用蚌珠代之

荀卿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始以

瑤為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

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疏瓊玖玉名

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

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

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後箋云首章正義云此

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

瓊玖玉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為玉石與琚為佩

玉名琚為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

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
也此玳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美石玳之玉石
證琚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襍也今本正義玳玳玉名
玳言玉名二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玳爲玉名則
正義不當引丘中有麻傳以明玳非全玉矣○傳於章
末引孔子語以總釋全章蓋木瓜桃李皆苞苴之果實
也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禮
記曲禮篇苞苴問人新書禮篇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
羣臣附其下引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
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昭二年左傳衛侯
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云義取
於欲厚報以爲好竝與毛詩義合

卷五終